



我的家在中国

—史沫特莱的故事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WODEJIAZAI
ZHONG GUO**

史 捷

插图：雷德祖

封面：成诗白



我的家在中国

——史沫特莱的故事

我的家在中国
——史沫特莱的故事

史 捷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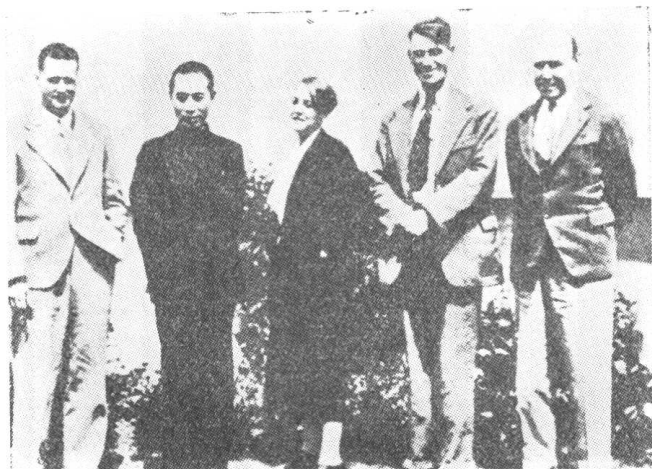
787×1092 1/32 3印张 1插图 35千字

1982年6月北京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0.25元



史沫特莱 (1892—1950)



一九三八年，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和周恩来同志合影。



一九三七年，史沫特莱和朱德同志合影。

前 言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是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向我国的小读者介绍一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知名作家和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如果她今天还活着，应该是将近九十岁的高龄了。

“我一直忘掉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这是史沫特莱生前爱说的一句俏皮话，但这句话包含着一个真理：史沫特莱是美国人，但她是属于中国的。她亲自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并且用她生动的笔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当我展纸写这篇前言的时刻，寒冬已降临华北大地，窗外飘着鹅毛般的雪花。我回想起三十多年以前，也是这样一个漫天飞雪的夜晚，在伦敦西郊史沫特莱临时寄居的一位英国友人家里，她宴请我和几个外国客人。说实话，她非常自豪的中国式的烹饪，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倒是饭后在客厅里她兴致勃勃的谈话，至今使我难以忘怀。那天晚上她的情绪特别好，壁炉里熊熊的火光映照她花白的头发和具有印第安血统

的人特有的那种炯炯的目光。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刚刚三个月，她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和对新中国的向往。话题一转到新中国，她真是滔滔不绝，谁也甭想插话。在座的一位英国朋友风趣地对我说，史沫特莱简直是“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

为什么？史沫特莱那天晚上的一段谈话似乎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这时候，史沫特莱用燃烧着希望的眼睛瞩望着我：

“你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中国朋友，你真是幸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的大使到伦敦来——什么时候呢？只要他来到，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在这以后，她忍着病痛，孜孜不倦地从事朱德传的最后订稿工作，还抽出时间参加各种关于新中国的集会。一九五〇年四月下旬的一天，她写信要我尽快去她的住处。没想到只是半个月没有见面，她突然消瘦下来，脸色苍白，声音嘶哑。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她即将去牛津一家肿瘤医院去接受手术治疗。原来医生早就要她住院，但她一定要赶在手术前把朱德传的打字稿修订好，这自然加重了她的病情。不过，她还是满怀希望地对我说：“手术成功，我将立即到中国去，和中国同志一起战斗。”可是当她和握手告别的时候，却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手术失败，这就是永别了。”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话不幸成为事实。一个星期后，史沫特莱在牛津因胃癌手术不治，不幸逝世。我和她的那次见面竟成为最后的诀别。

时光流逝，史沫特莱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当我最后和她握别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如今

已两鬓如霜。回想过去这段时光，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许多烜赫一时的人物，象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早已被历史草草抛却，而史沫特莱的名字依然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史册上熠熠发光。

这本小册子远不是史沫特莱的传记，而只是她史诗般光辉的一生的某些片断。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史沫特莱本人写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和她在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同时还运用了中国同志对她的回忆文章中的材料，特在此向他们致谢。

我有幸在史沫特莱的晚年和她多次接触。她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她在严重的病痛之中仍为新中国而战斗的动人事迹，至今历历在目。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神州大地，曾经吸引过而且仍在吸引着许多国际友人为它献身，而我们，作为这块既富饶而又落后的土地的主人，更应该如何为迅速改变祖国的面貌而努力奋斗呢？

史沫特莱离开我们即将三十二周年，但她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人民将把史沫特莱作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世代地怀念她。

作 者

1981年岁末于北京

目 次

前言	1
困苦的童年	1
小学风波	3
水 灾	7
难忘的一天	10
半工半读	13
失去母爱	15
当推销员	19
打抱不平	23
开 除	27

乔治之死·····	30
支援印度革命·····	32
被 捕·····	35
法庭上的斗争·····	40
在狱中·····	43
上海七年·····	46
和鲁迅的友谊·····	51
会见朱德·····	55
为中国鞠躬尽瘁·····	59
在新四军队伍中·····	63
重返美国·····	68
不拿原则做交易·····	73
一场反诬陷的斗争·····	75
在伦敦的日子·····	78
遗书·····	81
安息在中国土地上·····	85

困 苦 的 童 年

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大雪覆盖着美国密苏里州北部岗峦起伏、贫瘠多石的土地。在一所未经油漆的木房子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出生了。

这是一个穷困的家庭。父亲原是个农民，后来当了矿工。他有着印第安血统，爱唱歌，爱讲故事，富有反抗精神。母亲是一个温顺、勤劳的爱尔兰人的后裔。她除了给全家做饭，还时常走家穿户，给人家洗衣服。

童年时代的史沫特莱和她姐姐安妮时常在阳光和煦的草地上，在一棵枝叶扶疏的核桃树下玩耍。史沫特莱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为了养活全家人，父母整年辛劳，仍然难以糊口。最后，全家坐上一辆大篷车，离开了故乡，向一眼望不到边的西部去寻找出路。

大篷车上放着两个床垫和烧饭用的炉子，还有几只盛衣服和装粮食的箱子。他们白天赶路，夜晚从车上取出一个床垫，铺在大篷车底下，父母亲睡在那里，孩子们就睡在车里。他们从树林里捡来许多松枝点起篝火，这样可以用来取暖，也能防止野兽的袭击。



史沫特莱一家没走多远,就一连遇上几场大雪,往西去的道路被雪封闭,他们走投无路,只好又折回故乡。

生活的煎熬,使史沫特莱的父亲不得不独自一人离乡背井,到外地去谋生。这样,母亲的担子就更重了,她设法弄到一台织地毯用的纺织机来编织地毯,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史沫特莱的外祖父让她们一家迁移到小镇上。全家住在一所没有天花板的破屋里,房顶上有许多裂缝。冬天,木房子四周透风。邻居们送来几捆旧报纸,史沫特莱帮助母亲把房子糊了一下,用来抵御寒冷。后来,史沫特莱回忆说,在她幼年时代,“家里是冰冷的,母亲的眼睛因为时常流泪而红肿着……”

小学风波

史沫特莱不满十岁的时候，全家迁移到科罗拉多州南部、与新墨西哥州交界的特里尼达城。父亲在靠近铁路线的河边搭起一个帐篷，这就是他们的家了。史沫特莱每天领着妹妹和弟弟拖着几个麻袋到铁路边去捡取从机车上掉下来的煤块。当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的时候，史沫特莱就急忙拉着幼小的弟弟妹妹冲到铁路旁边，朝着那一闪一闪的车窗里那些衣冠楚楚的旅客挥手，在她看来，这些旅客简直象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人。

特里尼达城里的一切，对她都是既新鲜、又稀奇。当时这座城总共只有五千人口，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都设在铁路的另一侧。

一天，史沫特莱怀着好奇心来到小学校门口。她看到进进出出的老师们穿戴都很讲究，讲的是她几乎听不懂的高深的英语。

史沫特莱的母亲没有受过几年教育，她深深懂得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的痛苦，一心想让自己的女儿能够

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沫特莱十岁生日那一天，母亲领着女儿来到这所学校，向一位女教师苦苦哀求。教师把史沫特莱的母亲打量了一番，目光从花布罩衫上，逐渐移到那一双粗糙的、布满着一条条青筋的手上，最后又移到那副憔悴却又闪耀着一对美丽的深蓝色的眼睛的面庞上。教师一下子明白了，这位三十来岁的母亲，由于长期劳累过度，看上去竟是五十开外的老妇人了。这是位好心肠的教师，她很理解作母亲的心情，同意接受史沫特莱入学。

当史沫特莱第一次走进这所小学课堂的时候，她有些羞涩。史沫特莱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一个女学生特别引人注目，这个女孩皮肤白净，穿着白色连衣裙，鞋子和袜子也是洁白的。当老师问她爸爸的职业的时候，她骄傲地回答说：“我爸爸是个医生！”

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是美国的母亲节。孩子们的母亲这一天都要去学校参加庆祝活动。史沫特莱的母亲换上一件新的花布连衣裙，还束着一条腰带来到学校。她避开那些衣着讲究的妇女们，一个人默默地站在不显眼的地方，睁起大眼睛望着她们谈话。在史沫特莱的记忆中，她的母亲打那以后，再也没有到学校去过。

史沫特莱学习勤奋，成为全班的优秀生。但是有

一件事伤害了她童年时代的自尊心。那是她一位女同学举行生日聚会的一天，按照美国社会风俗，凡是参加聚会的同学，都要带一份礼物。史沫特莱家庭很困难，但她还是说服母亲买了三根香蕉，去祝贺这位同学的生日。当史沫特莱来到同学家的时候，发现别人送的礼物有银器、有赏心悦目的手工艺品、有色彩艳丽的手绢、还有各式各样的小人书。所有这些都是她生活里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些礼物都陈列在一张铺着绣花的白色台布的桌子上。史沫特莱悄悄地把三根香蕉摆在桌上，然后找一张靠墙的椅子坐下来。她后悔极了，认为自己根本不该来参加这个聚会。

过了一会儿，全体小客人被请进另外一间屋子，那里有一张大餐桌，桌上摆着吸引人的蛋糕和水果。史沫特莱离开家里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衣服是够漂亮的，可是在这里和别人一比，显得挺寒碜。这时候，坐在她身边的一个小男孩很有礼貌地问史沫特莱住在哪条街。当史沫特莱回答说住在铁路线的另一侧的时候，这个小男孩竟大吃一惊地说：“铁路那一侧？那可是野孩子住的地方哪！”

史沫特莱一时想不出用什么话去进行回击。

“我的爸爸是一个律师，你的爸爸呢？”这个小男孩又追问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回答说：“我的爸爸是个矿工。”

似乎是为了激怒史沫特莱，这男孩接着说：“我爸爸可不干那个！”

史沫特莱感到这是对她莫大的侮辱，再也忍受不住了。“可是我敢发誓我的爸爸准能把你爸爸揍一顿！”这就是史沫特莱的回答。

就在这时候，一个衣着华丽的妇人端着冰淇淋来到他俩跟前，她问史沫特莱和那个小男孩争论什么。

史沫特莱还来不及回答，那男孩子就抢着说：“她家住在铁路的那一侧，她爸爸是个卖苦力的。她还说她爸爸能把我爸爸揍一顿！”

这妇人马上对那男孩子说：“那没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吃你的冰淇淋吧！”史沫特莱从这妇人的眼神里看出，并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她这样说，只不过是为了让史沫特莱不会感到太窘罢了。

吃完了点心以后，孩子们又回到原先的屋子里去做游戏。每个男孩都找一个女孩搭伴，可是谁也不找史沫特莱。这时候，女主人来解围了。她对孤单地站在一边的史沫特莱说：“看来你好象是身体不太舒服，你想回家去吗？”史沫特莱真好象得救了似的，她高兴地回答说：“是的，夫人！”就这样，女主人很有礼貌地把史沫特莱送到门口。